

FAWANGTIANXIA
FAWANGTIANXIA
FAWANGTIANXIA
FAWANGTIANXIA

法网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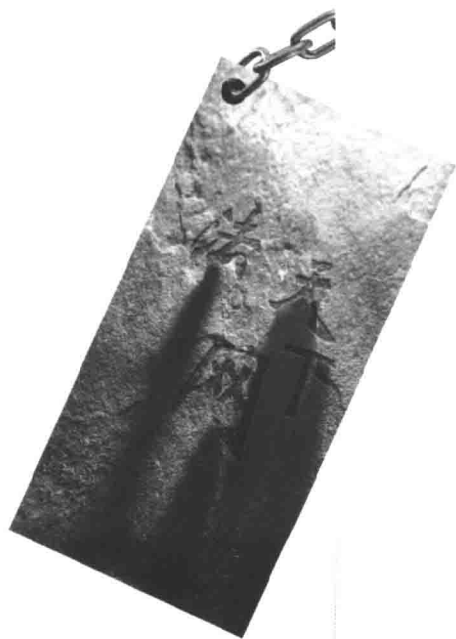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湖南文艺出版社

《情·理·法三部曲》系列长篇之一

法网天下

龙文辉 著

[illegible]

《情·理·法三部曲》系列长篇之一
法网天下

龙文辉 著
责任编辑：陈新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75,000 印数：1-20,000
ISBN7-5404-2781-7
I·1938 定价：27.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B省省会星天市城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蒋天贵接到陈大鹏的电话时，正开着车，不紧不慢地行驶在由邻省往回赶的国道上。蒋天贵与陈大鹏已经是十多年的朋友了。两人时刻保持着密切联系。

陈大鹏是B省顺达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省政协常委，也是星天市近年来名噪一时的大人物。说起顺达公司，在星天可谓是家喻户晓。这家主营房地产，横跨机电、建材、建筑装饰等多个领域的实业公司，原是隶属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实体。名义上是隶属，实际上就是省委政策研究室出资创办的。其中有500万元的注册资金还是省委政策研究室干部们的内部集资款。在我们这个国家，许多事情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常常会成为一阵风：下海一阵风，炒房地产一阵风，股票一阵风，就连口号也是一阵一阵的。

顺达公司就是在党政机关兴起下海经商这种新的热潮中由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刘明清一手创办的。刘明清主任是前任省委书记龚长锋的秘书，在龚书记退休时由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晋升政研室主任。刘明清在公司创办后，利用关系利用贷款，在地皮大战中抢占了两块黄金码头，一时声名雀起，刘明清主任因此也由不大闻名、常居领导幕后的一介秀才一跃成为党政系统第一批老总，名动星天商界。而当时的刘主任，刘总，



在顺达公司创办两年后，便以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神奇般地将公司转手给陈大鹏。所以当几年后国家回过头来清理整顿党政机关所办实体，要求一律脱钩时，顺达公司早已不在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名下。刘主任也早在成功转手后不久便被下派到星天市担任了主管政法的副书记。此后，刘副书记平步青云，先是在星天市委书记退休后接任了市委书记，如今更是位居要职，成为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是省委常委里最年轻的跨世纪干部。最近，星天政界正传闻刘秘书长马上还要高升，要成为省委主管党群的省委副书记，中央组织部都派人考察过了。凡政界的人都知道，尽管各级党委里常委、书记不少，但往往是由其分管工作的重要性而决定其位置，尽管谁都要说只有分工不同而没有地位的高低贵贱，谁也不会承认哪一项工作不重要，但凭分工决定座位，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省委的副书记，有分管工交财贸、教科文卫口的，有分管政法口的，还有分管意识形态的，但要数分管党群的副书记位置最重要，在党内地位最高。分管党群，就意味着掌管了干部考察任命的大权，也就等于掌握了干部们的政治生命。刘明清要是这么年轻就能担任分管党群的副书记，离省委书记的要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样背景下的顺达实业公司，自然是如日中天；这样背景下的陈大鹏自然在星天商界有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因而同样炙手可热。更何况，消息灵通人士们私下里还常常议论陈大鹏与刘明清的不寻常关系，当然，他们完全是有理由这样议论的。当初，刘明清离开顺达公司时，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干部们正纷纷要求退回500万元的集资款，陈大鹏在接手公司时将这500万元可是一分不少的全部清退了。

回途中的蒋天贵副院长接到的正是陈大鹏陈总的电话，此时的他心里正偷着乐呢。此次北上邻省为朋友的一个案子搞执行，



很顺利地就扣划了 70 万元现款。当然，他留了一手，当着这个朋友的面，他从被执行人账号上划了 30 万到朋友的账上，其余 40 万则作了巧妙的处理。然后借口还有别的案子要执行，打发喜滋滋的朋友一行先回了星天，自己则和同行的执行庭副庭长李明开着车不急不慢地往回赶。蒋天贵是一个极富心计的人，他打发朋友先回星天，心里当然有自己的小九九。

今年四十挂零的蒋天贵 10 年前是驻星天市武警支队的的一个副营职军官，一个偶然的认识认识了大老板陈大鹏。

10 年前的那个烈日当空的下午，蒋天贵按照武警 B 省总队的统一调度，担任了稽查悬挂武警军牌车辆的重任，在星天最繁华的星天广场负责设卡执勤。

夏日的星天市是全国有名的“火”城，虽然没有跻身武汉、重庆、南京“三大火炉”之列，实际热起来却要超过这三个大城市，不说别的，单单一年之中持续一个多月的 37℃ 至 40℃ 的高温，就足以让星天人热得要掉一层皮。对星天的炎热天气平时忍了也就忍了，可这几天的蒋天贵因为烦躁不安，窝了一肚子的火没处发泄，就格外地觉得热，热得莫名其妙，可偏偏越热心越躁，心越是躁人就愈加热。赶在这时又上路执勤，成为挨晒的木桩子，你说蒋天贵能有好心情吗？

蒋天贵的烦躁是有原因的。

30 岁的蒋天贵好不容易才谈到了一个对象。其实，蒋天贵的个人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来自农村的蒋天贵因为没有考上大学，18 岁那年参军当了武警，当年就考取了武警指挥学校，毕业后分在省城支队。30 岁不到混到了副营职，在部队中算快不快，算慢也是不慢的了。

蒋天贵身高 1.76 米，在部队练就了一身好体魄，五官也很



端正，有着标准的男人形象。正因为自身条件好，蒋天贵找女朋友就带了一点点挑剔，想找一个长得漂亮一点的。这其实应该不算蛮坏的事，古人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见男人好色之心古已有之，乃人的本性，而且还是为“君子”们所乐道的。这句话换成现在的语言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标准男子汉蒋天贵所处的年代军人早已不是“最可爱的人”，漂亮女孩的目光大多更高了，也更实际了，加上星天是省会，女孩子眼界更不低。蒋天贵高不成，低不就，直到30岁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小美女。可就在昨天，好不容易找到的女朋友也宣告和他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极简单，对方只说了5个字“我们不合适”。蒋天贵思过来想过去，怎么也觉得她那“不合适”的潜台词只能是“你没有钱”。因为，以蒋天贵的收入，早已不能满足小美人的消费支出了。

正在烈日下自烦自躁的蒋天贵被一声“报告”打断了，回过神来，只见街边多了一台挂武警车牌的奔驰车，向他报告的武警中士告诉他，这台车没有任何悬挂军牌的手续。

蒋天贵走近奔驰车，还是敬了一个礼，他心里清楚，能挂上这种军牌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该挂的，而不该挂的都是与部队有着非常关系的。眼前的奔驰，还不知道是什么来头，弄不好还要被反告一状，到那时自己吃不了还得兜着走。

因为心烦，敬完礼的蒋天贵还是忍不住吼了一声“下车”，吼声中车窗玻璃缓缓地自动落了下来，露出一张令好挑剔美色的蒋天贵也不禁为之一怔的脸，蒋天贵一怔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脸好嫩，怎么个嫩法？蒋天贵想起了家乡的嫩豆腐，那种刚出锅，只要用手那么轻轻的一挨，就不仅要出水，而且还会破的嫩豆腐。眼前的这张脸真能掐出水来，见到这样的一张脸，蒋天贵火气降了下来，心也软了下来，说出来的话也很平缓礼貌。



“小姐，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那张嫩脸摇了摇。

“那你的士兵证呢？”头又是轻轻的一摇。

“小姐，你总不该一点手续都没有吧？”蒋天贵学着电影里的姿式，摊了摊手。这次那张脸倒是冲他点了点。

就算是面对如此一张美丽的脸，一张令蒋天贵不免生出想轻轻摸一摸的邪念的嫩脸，一问三不知还是把蒋天贵降下去的火气又引了出来，可是，就在蒋天贵快要发作时，那张嫩脸上绽出了令人心怡的嫣然一笑，小姐的樱桃小口轻轻地张了张：

“大哥，您别生气。这样吧，我打一个电话。”说罢，一只巧手拿起了车上的一个手提电话。

10年前的星天市手机还不多，流行的也是那种又粗又笨的模拟大“砖头”，但就算买一个砖头样的手机，连机带号也要好几万，更邪门的是，星天电信局首次拍卖吉祥号，居然报出了30万的天价。可想而知在10年前的星天，手机那还是一种象征，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权势的象征，是贵族式的消费。哪像现在早已飞入平常百姓家了。

女孩的电话打过去不久，广场边多了一台奔驰，车上走下来的人透出一种无以言状的气势，说不上威严，说不上庄重，但至少让你不可小视。那人不慌不忙单手递给蒋天贵一张名片：“大哥，交个朋友吧。”

蒋天贵就这样认识了陈大鹏，当时的蒋天贵只知道他是一个大老板，星天人流传的一个很有背景老板。

从那时开始，10年了，蒋天贵一直与陈大鹏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陈大鹏的电话打过来时，蒋天贵正走在两省交界处的大山



中，手机讯号一点都不好，说一句断一句，能听得出陈大鹏的话像是有点急，好像是说有什么急事让他赶快回星天。

急事？能有什么急事？

蒋天贵不以为然。在星天市，难道还有什么能难倒陈大鹏的事？你陈大鹏在星天还不是呼风唤雨？就算是天塌下来，你也能找到替你扛的人。

正因为这样想，蒋天贵一点也没有在意。因为不在意，想了想猛的又把手机电池给退了下来。这是他的一大发明，也只有他这种富有心计的花花肠子才想得出的点子：手机在接通的情况下猛的将电池退下来，任何人再呼叫你，网络系统中的电脑自动应答都是“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而不是“您呼叫的用户已关机”之类。“无法接通”与“已关机”对呼叫者来说结果一样，但机主收到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已关机”是手机主人有意而为之，“无法接通”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是不在服务区范围，也有可能是手机电池用完了，反正不是手机主人故意关掉的。要知道有许多情况是不能关机的，尤其作为一个政法干部，一个法院的副院长，就更不能随意关掉手机。但有时候，又确实不想让人找到在哪里或根本不想让人找到，“无法接通”正好能达到这种效果。蒋天贵就常常用这一手来对付老婆，应付领导和朋友，而且屡试不爽。后来他把这一手教给身边的几个朋友，他们都拍手叫绝。乐得蒋天贵直问他们要技术转让费。

比如今天，他知道了陈大鹏找他有事，他却又不想回星天后马上被陈大鹏找到，“手机暂时无法接通”至少可以证明他蒋天贵有可能是还在路上。

这就是蒋天贵心里的小九九，他不想让别的什么人知道他今天晚上回了星天，省得搅了他今晚的兴致。当然，同行的李明副庭长是没问题的。李明的老家在B省最北的潮阳市，妻子还没



有调到星天，而潮阳市是回星天的必经之地，蒋天贵让李明在潮阳下车，还落得个体贴下属的名声。

夜色初拢，华灯齐上之际，蒋天贵副院长只身驾车回了星天市。

入夜的星天被各色各样的灯光包裹着，于喧嚣中透着繁华，繁华中又透出一丝温馨。蒋天贵按预先的设想，他既没有回院里，也没有回到位于城市花园别墅区的家，而是将车开进了远离市区的星天开发区。

蒋天贵先期打发人回星天，半路又关照李明回家住一晚，并让手机长时间处于“暂时无法接通”的状态，一切都是为了能在星天开发区过上一晚。

具体地说，是为了到位于开发区边沿的“杨柳雅鱼居”过一晚。“杨柳雅鱼居”是星天有名的休闲别墅，它的主人就叫杨柳，而杨柳就是蒋天贵10年前在星天广场设卡执勤时拦住的那辆无任何手续的奔驰车的驾驶者，那个有着一张能掐出水的嫩脸的女孩。

陈大鹏那天被杨柳用手机叫到现场后，杨柳走下了奔驰车。蒋天贵不禁又是一惊，他眼前的这个女人，不但有一张能掐出水的脸，更有杨柳一样的身材，她纤细的腰身扛着紧挺得让人心酥的美胸，款款向人走来时，就像是随风飘来的绿柳。

“这是我的秘书杨柳。”陈大鹏在和蒋天贵打过照面后，把杨柳介绍给蒋天贵。

“杨小姐真是人如其名啊！”蒋天贵完全是从内心发出的这么一声赞叹，握着杨柳似柳絮般飘过来的巧手，他有如握着一款晶莹剔透的暖玉。那种感受，10年后的蒋天贵用了一句流行语“爽呆了”。



有点喜好美色的蒋天贵就这样被杨柳彻底俘虏了。

当时闪过蒋天贵脑际的念头只有一个，要是能得到这样的女人，什么都值！

有了这样一丝杂念，富有心计又刚刚遭受女友抛弃，正莫明烦躁的副营职武警军官蒋天贵迅速动起了心思，你就是把她的车扣了，陈大鹏照样也能像当初挂上军牌一样将奔驰再弄出来。倒是这个陈大鹏，似是冥冥之中被菩萨派到眼前的一个福星。如果自己这个毫无背景的小小营职军官能攀上这个看上去背景很深的陈大鹏，自己的命运也许就有了改观的好机会；要是能进一步与一个这样的人成为朋友，那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了。更何况结交了陈大鹏，才有了接近杨柳的机会。当然这些都是蒋天贵在那一瞬间的一个一闪即逝的潜意识。

蒋天贵其实就只有这么一瞬间的闪念，但老于世故、久经沙场的陈大鹏似乎早已觉察到了。他对于自己车辆的底细，其实与蒋天贵一样是心知肚明的。蒋天贵不指出来，他也就心照不宣了。要是蒋天贵较起劲来，陈大鹏的麻烦是明摆的。

彼此心知肚明的蒋天贵、陈大鹏就这样彼此心照不宣的成了朋友。

不久，在陈大鹏的劝说下，蒋天贵开始提出转业，并最终顺利进入城南法院，这当然也是陈大鹏一手包办的。按道理，老家不在星天，又没有成家的蒋天贵是不能转业进星天市的，但这些事情似乎难不倒陈大鹏。

蒋天贵本来是想转业进公安系统的，但陈大鹏却硬要他进法院。对此，蒋天贵不以为然，“法院不就是判判刑，离离婚吗？”不料，陈大鹏连呼“浅薄”。这几年来，蒋天贵一直为陈大鹏当时的一声“浅薄”而不得不佩服陈的远见。他至今还依稀记得陈大鹏是如何劝他的：



“天贵，人要有眼光，不能作井底之蛙。你别光觉得公安好，公安有权力，在别人眼里很威风，但这是表面的。当然，我不是说公安不好，公安确实好，公安确实有许多实际的权力，好办事，待遇也不错。但你知道吗？现在的大趋势是什么？你没看到吧？现在从上至下强调的只有两点，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法制。上头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决不是一句虚言。这是有它深刻的道理的。这也是我这几年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经济越发展，需要调节的各种关系越多。而在这种经济的迅猛发展过程中，调节各种关系的手段从广义上说，政党也好，政府也好，他们这方面的功能必将越来越弱化。那么，靠谁来调节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繁纷的社会关系？法律？懂吗？只有靠法律。而最能掌管法律和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的机关就是法院。所以，你要转业进法院。我料定，法院的地位只会越来越高，法院的作用和权力也只会越来越大。你别看现在法院位卑权小，在党委政府领导眼中什么也不是，甚至连一般的部办委局也不如，但总有一天，它的地位和权力会大到连党委、政府也不敢小视！而且，这个过程不会太长。你知道吗？在西方，法院是独立的，法官的权力大得很，法官一旦被任命，就连总统也无权随意撤换。相反，谁如果藐视法院，谁必定吃亏。就算他是总统也可能因藐视法庭而被判入狱。”

这一番理论，令蒋天贵目瞪口呆，他想不到这番宏论出自陈大鹏之口，想不到陈大鹏会有如此眼光，如此见地。就凭这番话，蒋天贵转业进了法院，并在陈大鹏的关系网的运作下，短短几年就当上了城南区法院的副院长。不幸被陈大鹏言中的事实是，法院这几年的地位确是在突飞猛进，法院在人们的眼中也不再是“判判刑，离离婚”，它不仅掌握着对部分人的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它的职能权力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



是调节经济生活中各种关系的权力就更大。几年间，法院的职能部门由过去单一的刑事、民事审判发展到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审判监督、执行等多种审判职能并重。在蒋天贵所在的城南区法院，除了4个城区法庭，院机关的纯业务庭室就多达13个。法院干警也由10年前的20多人突增至80多人，法院每次扩编，或者临到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不少党政领导都要争着往法院塞人。法院成为许多人想进而进不了的热门机关。蒋天贵曾主管过行政审判庭，在他的印象中，他主管期间，在法院当过被告的区机关领导自不必说，仅市里就有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税务局、市国土局、市环保局的局长坐上过被告席。有一回，就连市长谈浩也成了被告。当然，谈市长没有出庭，但也还是写了一封信说明不能到庭的原因。市长不能到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市长给区法院的行政审判庭写来了信。还有一回，行政庭没经他同意，就给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刘厅长发出了传票，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他因此被叫到省法院行政庭，好好地挨了一通训。说他这个主管院长一点政治敏感性也没有，但也就只是训了一通而已。至今全市法院系统的人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时都说，发传票并没有错，既然有人将省公安厅告到了法院，作为公安厅法人代表刘厅长就有义务接受法院的传票，并到庭应诉。

这一切，当然都印证了当初陈大鹏的预言。

就因为这一点，蒋天贵现在虽然是一个拥有无数审判权力的副院长，但对陈大鹏却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有时候还有一点惧怕。在蒋天贵的眼中，这个陈大鹏虽是一个商人，却有点莫测高深。

当然，蒋天贵佩服和惧怕陈大鹏的决不仅是这一点。

比如在杨柳的事上。

蒋天贵和陈大鹏走到一起以后，自然也就多了和杨柳接触的



机会，每接触一次，蒋天贵内心的冲动就增加一分：一定要得到她！哪怕为此付出代价。

但要得到杨柳是不容易的。

因为，杨柳也是陈大鹏深爱的女人，或者说，杨柳是陈大鹏最在乎的女人，这种在乎，首先表现为不容许任何人染指。

同时，杨柳也是陈大鹏的绝对亲信之一。陈大鹏为什么那么信任杨柳，蒋天贵至今都没有找到具体答案，但信任是显而易见的。要不然，陈大鹏是不会将“杨柳雅鱼居”这样负有重大使命的场所交给她来经营的。换言之，陈大鹏要不是信任杨柳，而是其他人，那么“杨柳雅鱼居”就不会取名“杨柳”，而要叫李柳、刘柳或其它的名字。

但是，陈大鹏不容任何人染指的杨柳最终却成了蒋天贵最钟情的女人，成了能令蒋天贵觉得无限幸福的女人。蒋天贵能得到杨柳的钟情，原因说简单就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要知道，最娇贵、最高傲的公主，面对一个优秀男人恒久的默默的充满温情的关注和虽不敢张扬却能让人觉察得到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时，娇贵和高傲也是能被时间所熔化的。哪个女人不需要爱，哪个女人不需要温暖，哪个女人又不需要温情呢？至于是不是有其他原因，蒋天贵不得而知，他也不想去探究，他在乎的只是拥有，那种一旦能和杨柳在一起时就能体会到的完完全全的拥有。

当然，蒋天贵也不是没有惧怕，特别是每次在和杨柳欲痴欲狂的爱恋后。而且，两人越痴狂，那种陈大鹏无时不在的感觉就愈强烈，随之而来的恐惧也就愈强烈，因为，随着对陈大鹏的进一步了解，蒋天贵就愈知道陈大鹏的狠劲和深不可测的背景。蒋天贵清楚得很，一旦陈大鹏知晓他和杨柳的恋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时蒋天贵常常扪心自问，我对陈大鹏到底了解多少，知道多少，又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不了解的陈大鹏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但这些都只是闪念之间的。这些偶尔闪过心头的恐惧，往往在杨柳的嫣然娇笑中烟消云散，在这种时候，他注重的是对杨柳的拥有，而对陈大鹏底细的怀疑，则在称兄道弟的吆喝声中，在无数次杯觥交错中变得若有若无。

“杨柳雅鱼居”坐落在城乡结合部的星天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名于世的一条大河就在它的大门前如一条绿色丝带飘然而过。

“杨柳雅鱼居”取名叫雅鱼居，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度假休闲中心。它的妙处当然在一个“雅”字。

在这个占地不小的综合别墅区内，到处亭台水榭，绿柳如茵。水就是从大河中引入的经过过滤的活水，柳是一般齐，经过精心修剪的细柳。院内一栋栋小巧别致的单门独户的别墅处在绿柳和碧水的包围之中，透出一种精致和别具匠心。陈大鹏在别墅的设计上是极度揣摸、迎合了星天人的休闲心态之后，调动自己的全部智慧搞出来的。令人叫绝的是，他在每一栋别墅的一楼既安排有室外垂钓的小亭台，也修造了室内垂钓室，这个室内垂钓室更有一独特之处，它的地板用的是整块透明的玻璃钢，玻璃钢地板下面的波光粼粼与欢畅的游来游去的各类鱼儿会使置身其中的人一览无余。别墅的二楼则是一套三居室的套房，装修当然用的是最高档的各类材料，三居室中当然必不可少的有主卧室、棋牌室、多功能娱乐室。

“杨柳雅鱼居”的全名叫“杨柳雅鱼居度假休闲有限公司”，是陈大鹏的顺达实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总经理就是杨柳。

公司取名杨柳其实很绝，既有这里绿柳如茵之意，又用的是杨柳的名字。

陈大鹏当初不惜花心思拆巨资建成这么一个名为“雅鱼居”实则提供综合服务的高档别墅区是有其深意的。



因为在星天，玩是很讲究的。

B省虽然综合省力在全国顶多只是中等稍上水平，但省会星天市的消费水平却不低。有些方面甚至高过了毗邻的广州和深圳。星天人的消费理念怪得很，说白了，一是跟风，二是死撑面子。打一个小小的比方，星天有两种本地产的香烟，一种是5元一盒的“星城牌”，一种是10元一盒的“精星城”，如果依你的收入水平，你顶多只能抽“星城”，但星天人却不，非要抽“精星城”，这就无形抬高了星天市的消费水平。另外的原因则是，这B省的人历来机警聪明，脑瓜子活，哪一行都有出类拔萃者，前几年人才大量南下，不少B省人在广州、深圳、海南出尽风头，流行的一句“南方天下有三分，其中之一属B省”一点也不为过。有一段时间，甚至深圳股市还有瞄准B省人跟进跟出的说法。这些在南边发了财的人，喜欢回到省内消费，星天自然是他们首选的目的地。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星天邻近南方，南方的各种流行风潮很容易就辐射到星天市，南边有的，星天一定会有；相反，星天市有的，南边不一定有。更有甚者，一旦南边风声一紧，各种各样的“南下干部”立马卷款北移，其中很大一部分就转战星天。因此，星天满大街都是各类宾馆、酒家、夜总会，名目繁多的各类美容美发院更是充斥大街小巷。方圆就200平方公里的星天，从高档宾馆到街边洗头坊的各类档次的娱乐场所足足有7000多家，消化了好几万各类档次的“三陪女”和摩登小姐。开玩笑的星天人就篡改了一句流行语，将“一块砖头落下来，砸中的10个人中有9个老总一个副总”的说法改成了“一块砖头砸下来，砸的9个是坐台女，剩余一个是洗头的”。星天市公安局虽然也有过无数次的扫荡行动，但每次都是扫而不荡。星天的小姐是越扫越多，越扫越精，各种娱乐场所老板的靠山越扫越硬。



不过，地道的星天人却自有传统的玩法。

打麻将打累了的星天人目前兴起了一种叫“三打哈”的扑克新玩法。“哈者”，星天方言也，取呆板、不灵活之意。“三打哈”，言下之意是三个人打一个人，那一个人即为“哈”。玩时，将两副扑克合二为一，“大小王”、“2”、“7”是固定的主牌，其余为副牌。“5”、“10”、“K”则是分牌。“哈”是做庄的人，庄家叫出一定的分数，其余三个人打到了庄家叫出的分数，“哈”就是输家，反之“哈”就是赢家，“三打哈”在星天十分流行，上至各级领导干部，下到平民百姓，四个人凑成一桌，就可开玩。输赢的底数可大可小，一元、二元，十元、二十元，一百元、二百元都行。“三打哈”之所以在星城盛极一时，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好处，打“业务牌”时比打麻将更好操作。因为“三打哈”讲究的是合力，是三吃一，因此，3个人之间的配合是相当重要的，有时关键就只一张牌。要是存心要一个人赢，其余3人私下里说好，只要其中的一个稍微放放水，“三打哈”就变成了“哈打三”。并且，这种放“水”的方式可以放得不露痕迹，放得令赢的人飘飘然以为自己水平真的有很高。

星天市第二种流行的玩法就是钓鱼。

B省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更兼处处是水乡泽国，星天市区四郊，大小鱼场星罗棋布，因而星天老百姓对钓鱼就情有独钟。对大小机关的各式干部来说，工作之余，到乡野水塘舒展几个小时，走时带上几尾大大小小活蹦乱跳的鲜鱼，未免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更有一些身居领导要职的人，别无他好，只喜钓鱼，于是钻营之徒投其所好，请其钓钓鱼，还美其名曰返璞归真，到乡野呼吸新鲜空气。同时，请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张扬、不刺眼，有什么要求办什么事，在边钓边玩边谈之间搞定，一切都是你我之间的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